

## 趟露的女人

◇文/田福

世上总是一物降一物，于露而言，最怕风。但夏季的时候，风总是懒，没风，露就恣意起来。看，夜还没过半，它就悄悄爬上草梢了。有点偷袭的样子，开始星星点点，如人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可很快就膨胀得没个边了，压弯了草叶，有的已经在草叶上打出溜；而草叶经过白天的毒日头正渴呢，才舍不得它们轻易离去，就竭尽全力用无数双小手拉着——就在这时候，随着院门响，女人手中的电筒就晃在上面：哇，眼前白茫茫像水面。女人打了个冷战，但她没停下脚步，毅然决然趟入“水”中。女人把露水想成河，这跟女人刚做的梦是那么像，于是脚下真有了河的感觉：湿啊，凉啊，不舒服啊。牙巴骨咬紧点。随着急急的走动和手电筒的晃动，眼前“河”的样子也在不停地变幻。女人突然想，今天趟露不好，今天她格外怕凉。

但女人却迈得毫不犹豫，没有半点后悔和抱怨的样子。是啊，半夜三更女人就起床了。女人要趟过前面这片青草地。是三个女人，她们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但她们同一时间来到了这儿。之前，她们还暖暖乎乎地睡在家里，但枕边手机定的时钟小铃声地响了。声小得只有她们自己能听见——不是因为她们耳朵灵，是她压根就没睡着，或者说她一直让耳朵“醒”着。她轻轻地起身。这时她想，家真是个值得留恋的地方，这里就是她最大的幸福。但在家挣不到钱呀。

三个女人中总是桂云早起一小会儿，她家在村南，她出了院回手轻轻把门关上，然后就倚在门口杨树根等。有时心情好，头顶又有月亮她没准还要将身子藏到树后，等姜华和薇薇出现了，她会突然走出来吓她们一下，也只是一两次的灵。但是有月光的时候太少啦，村道的太阳能路灯过半夜早灭了，很多时候眼前一片漆黑，桂云会有些心悸，往往亮着手电等她们，也等不了三五分钟她们就来了。

白天三个女人一台戏，夜里女人也都闭紧了嘴巴。因为此时的村庄狗不吠鸡不叫蛙不吼。她们只是会意一下就朝村外走了，迈向深深的夜，迈向等着她们的哇凉的露珠。有露的时候她们本该穿雨鞋的，但她们讨厌走路“唧唧唧”的声音。好像打破了夜的宁静是罪过。她们的目的地离村一公里，要走过一片草坪、三个水沟。等这段路程走完，三喜的番茄棚就到了。三喜总是在棚头等着她们，陪着三喜的是一盏高悬在杆上带亮不亮的灯，那是监控。三喜人牛安的监控也牛，那“小脑袋”随着人转。去年三喜没安监控，但邻村的一个棚夜里被人搞了破坏，报案至今都没破案。这给三喜提了醒儿，他在要害的地方安装了“小脑袋”，以防不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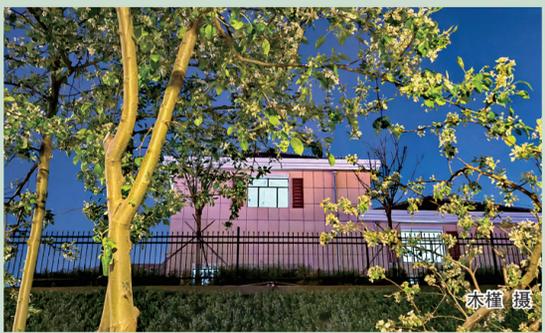
这是初夏，在露地番茄刚栽秧的时候，三喜的番茄已经熟了。这里是番茄区，收购商在邻村设点，每天早晨收新货。三喜就要雇人顶灯采摘了。一般的采摘时间要三四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在夜里，除了三喜谁乐意干呀。再说三四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别的不说，就说每天趟这令人打牙巴骨的露水就够呛。三喜在村里找帮工可是费了一番周折的。按说这样活男人也能干，但男人才不愿意干这个，他们更不会支持自己的女人干。还是桂云挑的头，她说别人睡觉的时候咱就挣钱了。至于吃苦受累，庄稼人还怕这些吗？姜华、薇薇说我们也干，咱们一起干。其实三个女人家的日子都不窘迫。

干起来才知道，摘番茄也是很辛苦的，要用剪刀剪。采摘第一门时要猫着腰，五门六门又要跳着脚地够。三喜也真是能耐，番茄秧长得小树一样高。

天亮了，头灯没电了，女人的活也结束了。三喜给每个女人的微信里发了40元红包，一脸疲惫的女人就回一个开心的笑。往回走的时候才感觉到疲惫，腿都懒得迈了。

但两脚一趟到露，她们立刻又凉得精神了。是，太阳还没出来，草坪的露水还明晃晃。风呢？原来被女人关到院子里了，推开板门，跟小狗一同扑过来。



木槿 摄

我是1960年出生在锦山的，对那个时代总是怀恋多多。铿锵有力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我对童年锦山深切怀恋的一汪泉涌。

童年过年，小城锦山附近的村庄都要办会：踩高跷、扭秧歌。到了正月，他们开始进城巡演拜年，这拨儿还没走，那拨儿又来了，大街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印象最深的，要数正月十五晚上的元宵晚会。这个晚上天还没黑，铿锵的锣鼓声就响彻整个小城。人们早早吃过晚饭，扶老携幼涌出院子。寻声望去，灯笼火把的队伍来自北边，已经上了大桥，正在向南边小府方向行进。跑过去一看，走在前面的是锣鼓队，只见两个人抬着大鼓，鼓手身材魁梧粗壮，晃着膀子边行边敲打，鼓槌时而跃过头顶，鼓点抑扬顿挫、水里翻花。后边的高跷队、秧歌队，扭着跳着，踩着鼓点尽情扭动那股闹实劲儿，让人异常兴奋，流连忘返。那锣鼓的喧腾、喇叭伴奏的尖厉，有节奏，浑厚古朴。跳起的高跷腿子一着地，蹶起一股股沙石路的尘土，乌烟瘴气，形成了一幅生动的小城风俗年画。

尖厉的喇叭、铿锵的锣鼓，引导着一群传统戏曲人物踩着高跷，扭着秧歌，推着彩车、划着旱船，来到了我的童年，送走了我的童年。

坐船的闺女，是男生扮演的，船带挂在脖子上，两只手抓住船梆，巧妙地配合船公的动作，一沉一浮，随波荡漾，好像这条小船是条水中的小鱼，随着锣鼓的韵律游动似的。

那式那韵那味儿，嵌入了我童年的灵魂，像是我的影子，跟了我大半辈子，直到如今，那动静还操纵着我的心率和脉搏，一想起来就亢奋。

戏服里裹着的角儿，个个有模有样儿，生动逼真。有耍金箍棒的猴爷

干木匠活儿，是我青年时代的“拿手好戏”。

十六岁的我，进了林东农机修造厂，先是当钳工，继而转为车工。那时候，总想学一门单挑也能干的手艺，技多不压身，将来可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觉得木匠是一门不错的手艺，和钳工有很多相同之理，工余时间经常到铸造车间的木型工作室“偷艺”，觉得这是一门很好的手艺活。

1975年9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在院子里做木匠活，家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客人，原来是林东一中的英语老师，夫妻俩是来找我父亲办事的。我以前曾分别见过他们，但他们不认识我。男的叫严大为，女的叫刘安荔，他俩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1974年，严老师曾带着学生在我当工人的林东农机修造厂开展“学工”活动。他画漫画的水准很高，而且极有特点。用胡萝卜雕刻的“孔老二”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刘老师我也有过一面之缘，大概是1970年的夏天，我骑自行车上班路上，在林东镇西门外遇到刘老师，她的自行车链子掉了，有些不知所措，我帮她挂上了车链子。

严老师看见我在打家具，问我能否帮他家做几件？我说没问题，得去看看木料。国庆假期我去了他家看了看木料，商定了干活时间。因为我是车工，倒班作业，需要调至夜班，这样才能确保白天出来干木匠活。连续在他家干了一个星期，打了一个写字桌和一个吃饭的炕桌。

严老师家的活干完了，他送我一英语“老三篇”和一张与之相匹配的黑色唱片，鼓励我学英语。恰逢刘老师借调到巴林左旗教研室开办英语师资学习班，9月1日开的课，让我去插班旁听。我是10月中旬去听的

课，到春节放假结束。为此，在厂里持续上了半年的夜班。由于学习英语和严老师保持着联系，他后来又送给我一些小的英语学习磁盘唱片。严老师是杭州人，从小喜爱绘画，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由于院系调整停招，他的“此生实现美术为业的幻梦”破灭，北上进入“培养教授的摇篮”——北京师范大学，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刘老师是北京人，夫妇是同学，郎才女貌，神仙眷侣。1976年底，严老师一家调离了巴林左旗，去了华北油田的学校。后来刘老师调至首都师范大学任教。

严老师调走了，我的英语学习还在继续。我陆续订阅《英语学习》、《中国文学》(英文月刊)、《中国日报》(英文版)，由于工作紧张怕荒废了英语，《中国日报》持续订阅了20多年。1981年的8月中旬，去呼伦贝尔

盟谢尔塔拉牧场参加“全区畜牧业机械技术表演展销会”，同行的有盟农机研究所的赵善善工程师，他看见我粗通英语，又熟悉机械，把我推荐给盟畜牧业现代化办公室，翻译一套进口机械说明书。事后还给了我800元钱的“翻译费”，相当于我当时差不多两年的工资。

说来惭愧，英语学习四项功能我只简单掌握了读和写，听力一塌糊涂，口语笨笨磕磕。但对我的帮助还是不少，受益终生。我曾参加中国科协考察团去欧洲，随行翻译笑我：“满口洋泾浜英语，带有浓重的蒙古口音。”

由于当木匠结识了严、刘二位老师，才有了学习英语的机缘。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时常会想念两位老师。最近得知，严老师后来调回杭州，翻译了许多著作，写了不少科幻小说，在杭州文联退休。

◇文/满珠尔乎

## 小木匠学英语之缘

## 夏季在鸟语花香中开张营业

(外一首)

◇文/宝尔吉德

低眉抬头之间，春已逝，夏伊始在这五月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夏季悄然绽放红花绿草，络绎绎进入旺盛期立夏，带来了浓郁的梦幻惊喜

小满，摆下一场水酒，酝酿着抑扬顿挫在炎热的季节里，慢慢发酵绿植乔灌，错落有致谁也不影响谁，相映成趣

芒种，急忙给自己斟满一碗酒尽情细嗅着自然的芬芳将清晰的思绪填满诗意的天边晕染出一片浪漫腮红

夏至，撩开广阔的胸襟与情怀，谋篇布局牵挂和孤寂一起翻越篱笆墙隔着灵魂的曙光，遥望故乡月圆月缺的词章，也是热泪盈眶

小暑，扯一缕蓝色做衣裳从水上走过，在莽原上遛遛想用剩余不多的时光换取一段红尘阡陌的过往

大暑，携一把绿色遮挡阳光盼望着，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落花飞雨未尝不是，让燥热的心懂得清爽那辆久违的油纸伞，又派上了用场

夏季在鸟语花香中开张营业用绕指丝柔的韵味，点缀岁月在吐露馨香的颜色中，随风摇曳炊烟残阳里，暗藏着秋天的铃响

今夜，拾捡着月色采摘着星光不用向苍穹大声呼喊只需静静凝视就能感觉到暖流淌过全身盈月悠然，星光温婉

今夜，拾捡着月色采摘着星光跟随着虫鸣的节奏，花草溢香丰满的浓郁，顷刻就沦陷了心绪

脚步轻挪，一寸一寸地寻觅谨慎再谨慎不要惊扰，睡熟了的翅膀

如果月色星光可以存储那就让她栖息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任其在梦里流淌，任其纵横光芒如若能点燃鲜衣怒马那我就可陪你看烈焰繁花

沾满花香的月色，淡雅微风舞动的星光，层层浅唱此时，这就是唯一的抒情方式不再让语言腰斩成寸断肝肠

## 树，还是根？

◇文/刘景侠

我是树，我曾经是树。你不必深思，不必追问自己，我是树。

我知道，有一天，你会路过这里，我把自已变成根，从地下生出来，虽然，你不喜欢这黑黢黢的样子，根就是这个样子。我不断地伸长以根为枝以根为权……

我沉吟良久。望着那黑黢黢的依然向前蜿蜒不断变粗变长的根，想说几句他可能想听到的话，但我依然缄默不语，这哪里是树，这哪里是普遍意义的根？我不明白，很明白。我在光和影交错的理解为根权的交错处自问，你为何要在这个地方等我，作为圣地，作为一百三十年的武汉大学，您看中了它的历史悠多久？我总是在夕阳和原野触摸的时候往远处一望，

孩子，我知道你会走累，你会有走累的一天，你有前来寻找底牌的一天。孩子，世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许，那年，我不该让你听到鸽子的叫声，本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没想到，你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我只能早些变成根，快速盘绕，成为你喜欢的秋千，坐下，荡一荡，这是无法撼动的根秋千……一个牌子从眼前晃过，今天，2023年10月的这一天，离武汉大学建校130年还有52天……

你是树，那么我是根。幻想让我超越，我变成了你。你需要差人在这黑黢黢的是根也是树、是树也是根的上而再雕支起水泥柱柱，我要从那里飞奔过去……

您是树，我是根，再过130年，我缠绕定制成根秋千，您来坐！

## 童年那会儿，想装一回孙悟空

◇文/韩志勇

悟空，有背着秫秸扎糊纸媳妇的八戒，后来还有八出样板戏里扮相极佳的美男子杨子荣，还有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祖孙三代薪火相传的革命者。这些角儿，都是好热闹的生产队社员群众——革命文艺积极分子扮演的。这些演员不简单，心灵手巧，不用花钱也能弄出名堂。他们白天出工干活，晚上凑到队部排练，制作道具。四道营子大队一队就能排演几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整个正月，无论刮风

下雪，每天晚上演一场。没等戏开演，戏台上的汽灯(乙炔)点燃之后，戏台底下已经人头攒动，那叫一个热闹啊。过年办会，主演大多也是这些人，组织办会的领导者绝对权威，不叫导演，叫“伞头”。办会，离不开老玩艺儿，但必须要推陈出新，勤俭节约，移风易俗，新事新办。最高的高跷腿子三尺多长，踩着这副高跷腿子扭秧的，不是孙悟空也是杨子荣、李玉和等英雄人物。在锦山大桥南北两侧，我一直看

着这种高跷成长，每年正月都看，看着看着，我就长到了一副高跷腿子那么高，长到十岁了。十岁的我，总是纳闷，总是觉得那木腿接到肉腿上很神奇，不可思议！盼着自己快快长大，尽早把那副木头腿子绑到自己的肉腿上，扮演一回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即便让我扮演一回那个时代最不受女生待见的丑角猪八戒背媳妇也可以，不管扮演好人坏人，只要能踩上高跷，就够过瘾的哈……